



至正集卷第四十三

元翰林承旨集賢大學士文忠魯國公蕭有善著

長樂郡

中興

記八首

御史臺照磨題名記

世皇立御史臺肅天憲以正百辟上官底僚罔不各極其選或損
 或益適于當而已厥初無照磨官至元壬辰臺臣以贓入既夥出
 納無適爰始奏設又慮員之冗也乃以其職冠承發管勾兼獄丞
 之上遂為定制焉迄今五十七年階是騰為達官者不知幾人而
 湮沒無聞者亦復不少今照磨蕭栗刻具姓名於石徵記於愚愚
 惟照磨兼承發獄丞一人而三職也獨稱照磨者舉其槩也金穀
 則欲燭管磨研厲其隱失也簿書則欲久近有稽出入無格也囚
 圜則欲大而無抑無瘦小而無淹也三職克盡善幾加焉一或不

國朝古
籍保護

舉事因有墮矣况三悉不舉者予抱閔擊折雖賤必敬况列為憲屬冠豸乘驄實權與於是者乎彼有居其位食其祿卑小官以為不足為高談計月取償華貫不待後之指議憲條森嚴有議於今者已蕭君起家胄監已出官辟為臺郎除是職其言曰前乎粟題名者善不善皆粟師也後乎粟題名者粟不敢知而竊有望焉愚嘉其三職之能舉而其言復有取也故為之書

緱山書院記

古王宮至閭巷莫不有學學其學者非有異事也明天常盡人道而已若庠若序約義異稱教則均尔姬轍之東寢不古若以鄭僑當國且有欲毀鄉校者而况重之以秦火維之以異端斯文不喪天實相之學校開設日興月嗣若夫書院之號則昉于李唐之麗正郡邑未有也趙宋即老師宿儒講學之地賜額洎書若白鹿嵩

陽應天嶽麓遂為永額焉紫陽朱夫子守南康拳拳於白鹿夫豈不知所先務哉我元戡定伊始即崇文教南北既一黌舍遂徧區宇漸濡百年而書院之闢視前代倍百矣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魏郡杜文獻公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人金季避地緱氏山中授徒汾晉間學者即舊隱稱為緱山先生中書粘合珪聘至相因家焉世祖徇鄂過相嘗召先生問計對以三事稱旨且勸上數事後皆如其言及即位徵之聞王文統當國不起授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又不起其尊中書也則以緩刑薄征廣學納士為先其移書執政也則以邈流求源拯百千年之禍為務所存不亦遠乎於書無不讀讀無不記記無不究其趣者著述有春秋地理源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大約明注義之末

瑩補先儒之未足時出已見以祛後學之疑中書嘗予良田千畝不受知屋下有藏金不發是雖若小不義而千駟萬鍾其屑乎卒五十七年有贈謚之命又十三年河南部使者請建書院廷議題之以緱山為額寔至正辛巳五月也守臣以官所度地湫隘不稱謀於其孫封彰德路總管愚相攸坤維得故王氏萬卷堂堂故崇且廣子孫廢撤殆盡相與哀金易之修大成殿殿後為先生祠東西齋仍其舊又七年今郡守朱彥亨與其曾孫中書省左司郎中秉彛作講堂以居師生新戟門以嚴中外始幾於完矣彥亨合其僚移書有壬曰文獻子鄉先生也麗牲之石宜有刻文舍子其誰有壬孫提知先生義不敢讓且讀山長馬君熙為所狀犁然有當於心者馬君謂先生著述雖有先儒之已發而其自得蓋十九焉槩舉其要以為的然見道之言其知言哉先生出處大節屹然山

立視榮達為何如身後祠像之有無不校也然士為學必使後世從祀孔庭而後為至下是亦尸而祝之非以為榮而以見其為學之至且以淑鄉里興後人焉有壬生晚不獲親炙而幸托名先生之碑可不因有以語吾鄉之士乎夫學其學者皆人之所當為為子必孝為臣必忠如手之必持足之必履宜無待於上之風厲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上之人有不容己者焉方今勉勵長育明詔諄復居之有地誨之有師而吾鄉先生貽範有書讀其書而求其心瞻其容而踐其行成德達材由是輩出則書院之設為不虛矣有壬敢便便若是者誠欲明先生之道以淑鄉里也惟吾士其勉之

總春亭記

饒樂平朱彬可取考亭夫子詩額池亭曰總春其鄉人宣政掌故

黃君仲綱論記於余余以未識彬可薛仲綱亟言之知彬可可人
釋薛其可朱氏之先世居新安後徙樂平之清原秀嶺高林流泉
沃壤彬可堂構其間鑿二池亭其上不質不華可琴可書可命尊
壘以樂友生水陸草木效竒獻秀自行自色自花自實寒暑有代
謝而品類更相發榮無適而非春池之蓮窻之草前川之花柳無
適而非道也亭號曰總春其誰曰不宜雖然華于春者不若夏秋
冬之多而悉歸之春何哉華于三時而生意實自春始歸之春原
其始也余嘗達觀乎萬物妙觀乎一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殊
之所以一本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學者究
其用而未究其體悟其貫而未悟其一故於水陸草木但知其為
萬紫千紅而不知其無適而非春蓋自老安少懷之言絕浴沂詠
歸之迹熄尋芳勝日豈無它人求其領無邊之景識東風之面舍

考亭夫子其誰哉嗟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有所謂植物者焉
肖形雖異資氣則同因植物之同而知萬物之同總春之義大矣
哉彬可為考亭疏族嘗來京師從縉紳先生游其亦有聞於此否
乎予不得而知也他日仲綱登總春之亭歌考亭之詩然後以余
言問之

景韓堂記

相為河北重郡牧守著稱世艱于聞周秦邈矣後蓋可考焉若漢
京房黃香唐宋景房瑄數百年間指不易屈趙宋羅彥瑰而下尤
炳炳者其魏國忠獻韓公乎公前持武康之節知相後兩以淮南
之節司徒兼侍中判郡蓋古之牧守與宰相同故黃霸潁川治最
即入為相而魏公以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三守茲郡其重可知已
夫以千里之治移之天下舉而措之尔而宅百揆憂患之域一旦

釋重負歛惠一方則又朝廷用人弛張之道焉流習輕外嘗為徒勞膠榮朝著不肯一出國門雖自冗員擢為方面皆為下遷倪若水見班景倩入為大理謂之登仙流習之鑿乃至是也邪我元重近民之任作法辟舉屢議屢更必欲真得其人與之共治然卒未聞卓尔在天下者豈風厲振作之道有所未盡邪皇上勵精圖治一新其法內外通融凡久在朝著者覈其才考其資俾典郡邑河南行省理問太原朱侯彥亨擢彰路總管以其敬歷中外靡不著稱首膺是選也侯以明剛之資一旦蒞政百廢俱興剔蠹抹荒令行禁止由是名達九重驛賜金段歷徵往躅不一二聞而達魯花赤沙刺甫丁威吉判官馬德淳推官姜彬同寅協恭知事王大本照磨李弘道畫諾平允郡以無事於是首公署之後堂扁曰景韓蓋景行先哲慕魏公為法徵記以訓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說者景行大道也言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若魏公者非高山景行乎凡天下牧守皆當儀刑於百世下况鍾其武幾其位者乎槩其三至合四十餘月利澤之及人如決渠浚隍柵柳廩粟闢牙城除戎器奏罷盜鉄以紓民力乞國監書以基風化皆宏遠之規非為目前苟且計者至於秉鈞調元天下均受其賜豐功偉績史有不勝書者已然愚竊疑先儒稱其務容小人豈容含糊求合於人乎蓋君子必欲充其量而後可以有容所容可以有所容而後可以施諸人可以施諸人而吾之事業成矣雖大而弼亮三世救寧四方獨運廟堂再安社稷亦由是而推之爾且魏公作郡作相無一不可為法而愚獨稱其量者誠欲諸公法魏公必造其極而一政一令之及閭閻者在其中矣所謂牧守與宰相等者其尚有資於是焉後之守倅觀是扁也其亦致力於實踐哉塾中慕郭

解噴傲王則前政專美矣是為記

承恩堂記

皇上御天下之十六年勅中書慎簡守令或陞辭親勉或中書俞旨皆錫宴敦遣曠典異數所以必其稱而期于治也安陽吳密掾臺出官佐奉使宣撫竣事擢尹渤海將行請言有壬時待罪中臺嘗序以餞既而朝廷遣使覈治忽之迹而渤海之政在治列復取它治中書以聞有金緞之賜密因扁其廨之堂曰承恩有壬既為大書而渤海之民李信義李珣蕭克敏則劉誠復諉儒者王憲俾請於有壬曰吾明府吳君德我非一思永其傳而刻銘戾法俟為去思則吾民不忍言其去也承恩有堂苟因記之不惟彰君之賜而吾明府之善因附以傳顧不兩得乎又東平韓學詩撰德政詩百首首括一事皆炳炳在人者軼王允規十奇而過之遠矣有壬

昔之序有曰余雖不與考績尚能為子紀其實密也在邑不二年治效有成紀寔踐言記其可辭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有壬於是見有以見為治之機焉各欲自盡而已昔有賜緋衣或百練或衣一襲非私也亦盡其使臣之禮爾厥後但聞有罰使以禮未聞也治不古若有以哉皇上徵往古發言震表海濱遠邑至遣使賜賚盡使臣之禮矣昔人在缺畝不忘君而一飯之恩必報况恩隆山嶽以忠報稱宜何如哉不名之堂不足以裸其恩報之誠不于家而于公署又以垂勸於後世來而臨民聽訟之際顧瞻堂扁凜乎其陟降左右也敢易其心乎且今能盡其職德于民名其堂愨于報而其民又能不忘令德以示于永久一邑之治可知已推之天下有不治乎而天下之大一時承恩者幾人名堂恩報者有幾而恩之未逮者先儒嘗謂不患使不以禮患忠之不足盡亦自

盡其道乎密也植志不回爵祿汨汨異時畫錦歸故鄉其權輿于
是繼踵而登斯堂者尚有望焉

公生明堂記

彰德屬州曰林俗淳訟寂號易治且山水可適高堂孫君徹徹篤
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是州上官與其能小民安其政山水之適
則未遑也州治西北有公明亭圯廢已久金承安間朱黻記文石
刻故在一日孫君洎其守若僚請曰亭故遊息地今不能復其扁
則可取然不若用其全句之諛也丐書公生明三字揭之州堂曰
視以為傲予喜為之書既又請抒其義以發其藹請亟而切乃為
之說曰公之為義大矣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黃帝
之治天下語其輔佐亦曰公而不阿而已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
允懷說者謂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

信懷服矣則是公之為用通三才而一之自天子以至於晉夫板
尹不可須臾離者也人稟天地之中以生具眾理應萬事者心
也虛靈洞澈無物不燭一蔽於私蒙昧昏錯而其本然全體固
自若也荀卿於是立公生明之說其啓人至矣蓋公也者無私之
謂也無私則淨淨則明明則如鑑照物妍媸黑白舉無遁形明也
者公之發見者也而所謂生者謂有此公即有此明猶播種于地
而必出焉以之扁堂觸目傲省而又克己弗禮以立其體應事接
物以適其用不微名以為焉公不任數以為明一毫私欲無自而
入理之微地之遠莫不瞭然在吾目中尚何覆暖之有哉若夫不
下比以闔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言之荀卿所謂公
生者諸君得之矣推公生明之極致尊君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
辨將不盡為通士乎諸君其勉之

河南省檢校官持平堂記

河南省南控江淮西倚崑函東掖海岱以輔承京師中土大方面地也地重事劇鉉繫膠轄酬酢空沓雖有敏者不能必其無戾焉隨事釐正不遠而復此檢校官所由設也夫以七品之職釐一品大府之遂事其任亦重矣哉而弱者俯仰詭隨愆繆何望強者取嫉於上陽亦委注陰實遠之終歲竣竣不安其席於是官以之曠而事以之隳矣至正戊子春中書知管差除掾濟寧羅吉擢任是官冬右司掾河間王國瑞繼至協恭交修翕然著稱剴治就緒得以展布餘力願瞻公署歲久將壓詣請上官出公帑葺之甫逾月煥然改觀扁曰持平余既為大書尋復請記夫天下之至平者惟水與衡而已大而江河小而溝池其平中準大匠取法焉石或礪之則不平矣重而千鈞輕而錙銖應之以權無不平者手或撓之

則不平矣今夫疆域之大事物之夥金穀也銓總也工作也傳置也湮而欲廢也泛而欲防也枕而欲行也踏而欲正也不礪不撓則能適於平而不礪不撓其亦有道乎荀卿子曰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居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惟其本之以仁厚行之以知能施於有政無所往而不得其平矣韓子曰物不得其平則鳴檢校不任他事專職於此一失其平不惟瘵厥官鳴者紛起矣而况大官臨之史屬睨之可不慎哉執玉捧盈持而勿失階是而理機務天下且平况一省乎二君勗之且以告後來者

魯齋書院記

至正乙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李守仁言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為我元儒宗從祀孔子廟庭而覃懷先生之鄉大德間鄉人王紀作祠廟學西偏庫隘弗稱昔濂溪為南昌丞宗濂恢設况

道州其鄉乎覃懷猶道州也故中書聽永額為書院校職屢更祠則仍舊歲久且歷守臣嘗請郡巽隅地構築未報宜亟作以副書院名是牘上報可之符始下先生孫今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從宣入其宅地與塏夷曠過請地判官馮棋經始石國英代之同知李守敬輩一乃心力市材庀徒成祠而奉遷焉前為兩序後為講堂東西有齋峙以重門繚以周垣西偏作屋以居校職神居有巖講授有地書院之名實副矣俾來屬記有壬昔長中書左司陪先生石轄公師敬時聞過庭餘論且讀遺書亦私淑者也義不敢辭天道統在天地間由開闢迄今日未嘗一日斷絕明晦有時爾接而明之其人乎孟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亦舉其槩爾孟子後千四百年始得二程夫子天佑我元俾道統之傳亟有所屬朱子卒才八年而先生生際興王之昌運得正學

之真傳接道統以淑末世任斯道以覺斯民非天意有屬而能然乎舉而措之事業若時務五事其槩也嗚呼中統至元之盛有隆古之所不及而有志之士竊有感焉者何哉孟子距楊墨韓子謂功不在禹下程子興起斯文其要在辨異端闢邪說先生之立朝也當民驚物之際正始以理萬事端本以暢百支則其時也乃有申韓邪說雜鶩於中其言甘而易入其功卑而易著世俛俛以為開物成務如斯而已當時辭而闕之者其有所自也卒之正言以驗正道以明使踵之者知其不容於正途懲塞其將來蓋攘斥之功出於平居講明聖學辨別邪正之有素也其有功於世大矣世徒知道統之有在而不所以羽翼夫道統者又有在焉至大庚戌集賢大學士姚公燧作祠堂記猶以未升從祀天靳築室為言皇慶癸丑始從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暨宋九儒升從祀建書院京

兆記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鉅夫筆也元統乙亥皇上勅翰林學士歐陽玄為神道碑與夫制誥贊誅記銘推明道統之所在者至矣有壬晚學諛聞無所容喙矣竊惟先生之道在人心夫何遠邇之有間天下從祀感觸之機大矣懷之人固囿其中而猶屑屑鄉里者豈不以鄉里視天下其感觸之機又有捷於桴鼓者焉王烈居鄉爭田者望廬而反陽城居晉鄙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况道德度越二人者乎懷之士過先生之祠有不惕然而興者乎昔先生之教育懷孟也制祠有曰再令董子惟前有傳授之弟子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有壬於懷之士有望焉

至正集卷第四十四

元翰林承旨集賢大學士文忠魯國公許有壬著

碑志四首

上都孔子廟碑

至元二年丙子歲七月庚午皇帝御洪禧殿太師秦王中書右丞相答剌罕臣伯顏率中書臣僚奏上都世祖皇帝所城至元間作孔子廟仁宗皇帝修其敝增兩廡庖館故事當刻石紀列聖崇文重道之實以詔後世石已具擬中書叅知政事臣有壬為文奎章閣侍書學士臣夔夔為書奎章閣承制學士臣師簡篆其額留守臣董其樹立制可臣有壬被詔悚慄罔知攸措洪惟聖朝肇造區宇亭毒運用之大功並開闢而孔子之道猶天地日月人無守名若臣之愚其何以鋪張天休闡揚至德若夫列聖崇文重道之實

徵諸聞見或可復明詔萬一謹拜手稽首昧死而言曰昔我太祖皇帝之應天啓運也干戈中徵即律楚材置左右備諮訪聞周孔教深用嘉納知天下不可馬上治立十路課稅使副皆用儒者國朝尊孔道用文臣實自是啓之太宗嗣位修曲阜廟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置編脩所于燕經籍所于楊以開儒治輦曲阜雅樂俎豆祭服至日月山王鶚以孔子像達北庭命秋丁行釋奠禮飲福均胙歲以為常收羅儒士俾轉教授道斷事官木忽朮山西東路課稅長官劉中徧視儒人中者與收守議停蠲其役且將闢舉場以精入仕擇必闍赤子十八人學漢語文字漢官子叅學國語弓矢擇師分四隊以教命中書令楊惟中主其事作屋居之餼廩育之榷楚督之迄定宗朝不輟憲宗悉除漢地河西儒戶徭役世祖在藩邸招納儒士搆譙問荅知章澤一士賢飛書

走幣猶恐失之燕廟學泊於道流奪而歸之儒增修敝陋聞竇默三綱五常之言聖見超詣即謂人道無大於此失此則不名為人且無以立於世及正大位詔先聖廟國家致祭宜恒修潔官若使若軍馬毋汨其中理訟嚴宴營造者有罪內設國子監學外分提舉教授以職教議行貢舉法以取士督有司以主領責按察以勉勵儒籍者復之材成者推之分田制祿以奉祭祀以資營修以祿其師以廩其徒而學政脩舉矣成宗首詔敦勸且議貢舉又特外詔中外百司申世祖之制其畧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宗奉而曲阜上都大都又專言之聖意所注可見矣武宗仁宗英宗文宗恪守祖訓凡大播告必首及此而武宗加號大成遣使闕里祀以太牢示萬世無上之絕尊仁宗行賓興法先德行尊五經繼志述事有加焉今上皇帝三降德音靡不懇切此徵諸聞

見班班有據者也尚論歷代之興禮樂制度莫不相因而我朝截
然首出為一王法立綱陳紀大括宇宙細盡事物不資載籍動合
孔子之道非天啓大聖為斯文主以康濟斯世而能然也而天造
草昧一元坤北之始勘定雖武文之用寔行其中猶秋之有春藥
之有食所遇之時異所施之偏有不免尔天常人紀自然之理則
無時無地而不載焉世祖既城開平尋升上都文治益修至元六
年命留守臣顏蒙古反作孔子廟都城東南仁宗皇慶二年命留
守臣賀勝重葺舊殿增廊廡齋廳庖廩庖湍門閤垣墉西偏為
堂廬以待國子分學田坐雲州者六十頃五十九畝興州又四十
頃以教以養作人之盛蔚乎首善之地矣今上當宁大臣協贊益
闡大猷使萬世之遠億兆之衆皆知孔道之可尊而祖宗功烈有
萬可述獨及此者誠以斯道在天地間一日不可無一日而無猶

天運之或息無以為天地矣而貽謀垂憲舍是無大後世尊而行
之其於治天下成規大法時舉而措之尔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
其顯者謂之文帝德廣運之文經緯天地之謂也天之未喪斯文
禮樂制度之謂也剛詩定書係周易作春秋孔子之文也彼深文
小道急近利誅末效漸漬馴致貽禍國家雖以王文統之才卒負
任使世祖明斷罪人斯得况下是萬萬者乎均謂之文可不知所
辨哉士之藏修于是學者其慎擇從自格物至於平天下皆斯道
也繼自今萬億年開太平之基以上副列聖崇文重道建學作人
之意願不偉歟臣有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聖神立極順天應
人謀始斯臧繼體惟寅道有大原顯者為文爰出萬化茲其大鈞
金革土沸弦歌載詢考禮綿蕝徵賢蒲輪溱水之陽龍岡作都據
其上游建瓴中區乃咨子成大本在儒國都閭巷有師有徒茲惟

首善盡示遠圖咫尺象魏作宮渠渠南面圭衮北庭詩書列聖繼
明顯承弗替既極其稱復新其敝居以饒廩蒐以科第百年長育
四海漸被教隆化洽人有士風引而伸之萬世攸同皇帝曰俞汝
臣有壬紀載釋辭後因有今拜手稽首天子萬年斯文斯道如日
在天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拜手稽首天子萬年

大都三皇廟碑

三皇置一廟有司以時祭享昉天寶六載我元稽古崇德報功元
貞初天下咸秩京師歲春秋御祝香祠以太牢宣徽供饌太府出
銀幣大興府給事而太醫院主之三獻奏名蒞事禮崇物備非唐
可擬顧惟殿宇涉久傾圮院使伴哥諷咨同官合辭上請勅工部
重葺寢廡齋室應門繚垣以及城坪炳煥俱新而碑未有紀至元
三年歲丁丑十月壬午侍院使哈刺解五十四經歷卜顏帖木兒

請于太師秦王咨刺罕右丞相伯顏協議敷奏制可中書參知政
事臣有壬製文奎章閣大學士臣巖巖侍學士臣師簡為書若篆
中書移臣有壬臣有壬不敢辭洪惟三皇繼天立極生民以來君
德最神聖者也十三卦言其功不及其德合元相春言其德不明
其功德無能名功無能所歸一有形喻彝海而管天矣醫家者流
果得而專乎徵諸掌故大德間陝西行御史臺議名醫配祭定制
禮官議開天建極者列以十人則專為醫其可禮部躋之至大間
湖廣省請名醫配享坐次禮部議視大儒從祀列置兩廡豈一時
不考大德之議而許之耶豈以素問稱黃帝本草稱神農而享包
始庖羲耶而天下遂為定制矣昔在壬辰太宗皇帝慮人有札瘥
天始也羅天下醫置太醫大使佩金符辛丑立太醫院總其政憲
宗皇帝癸丑冠以提點世祖皇帝中統庚申給銀章又別置太醫

院丙子合二為一戊寅冠以禮部尚書癸未改尚醫監秩正四品
乙酉復太醫院秩正三品成宗皇帝大德辛丑升正二品帷幄重
臣領之其貴且重視同醫師秦漢而下太醫令丞不侔矣補太醫
員慮不根學試嚴科條入官階升迄掌其院尚方侍湯液諸王重
臣請醫奏遣之郡邑設學置教授正錄教諭員教其術業又置提
舉司其戶調自為銓衡吏部不得而可否也閭閻細民征戍病卒
惠之有局待之有堂著於格令以廣好生之德者厥惟至哉生民
林林夫婦父子君臣上下之分定飽食暖衣養生送死之具備禮
以維之刑以弼之萬世永賴可必也而四時陰陽之沴感之為疾
有天死者已則不能必其無也於是為方技以待之在三皇功德
雖猶海之一勺天之昭昭然亦於生民之大者歟天下祠事俾醫
尸之其以是也夫用是諗於其官若學者曰學治國具也古一而

我三馬國書一代同文之制儒以明人倫醫乃鼎足峙寺者以其
為業重且難故也技而進於道者也故必參造化之機窮事物之
理而又存之以仁濟之以廉者其庶幾乎內經尚已近可訓者亦
知孫思邈之論習業乎妙解百家探賸其學醫始無滯周醫師歲
終稽其全失民有始終疾醫各書其所以入于醫師若是其嚴也
其或情經旨而冥行席世名而無實熟一方而自售偶一效以自
信斃人不刃者雖有常刑而逝者不可復矣盍思列聖崇秩建學
之意而慎之哉且醫之責在師師之責在總於上者責之精布之
天下則人之鮮于藥者免矣伴哥又以銅人圖經字漫屋推考無
從得請修治治其具以待其人其知長人之責者乎京師天下原
抵大官蒞之故將達於流而暢於枝藹予生民之遂其生也不然
三皇天地其居也元氣其神也何有於一室之修廢耶我元紹天

闡繹尚質素以基皇德其亦皇首之初乎皇帝擴列聖好生之德
開壽域續民命至和淪泐踵而齊泰矣予以昌聖躬萬億年無疆
之壽予以固國家萬億不拔之基於戲盛哉臣拜手稽首敢對揚
天子之休命

勅賜經筵題名記

世皇經營六合崎嶇金革間首索金餘黎獻及一時經術之士諏
咨善道及正九五益崇文治至元三年十二月遣中都海涯諭旨
儒臣朕宜聽何書其議選進來於是高挺姚樞楊果竇默王鶚言
帝王之道為後世大法皆具尚書乃以進講八年許衡安藏進知
人用人德業盛天下歸之說深用嘉納仁宗御極臺臣請開經筵
乃命平章政事李孟時入講誦泰定間始以省臺翰林通儒之臣
知經筵事而設其屬焉今上皇帝法聖祖之宏規考近制而損益

之開宣文閣選中書樞密御史臺翰林國史之臣以見職知兼經
筵丞相獨署以領重其事也其下有兼經筵官叅贊官譯文官率
以中書翰林僚幕若閣屬為之而不常其員又其下譯史三人檢
討四人書寫五人宣使四人有公移翰林國史加經者筵者署之
仍用國史院印章奏為著令至正七年正月二十日知經筵事翰
林學承旨篤憐帖木兒暨領經筵事中書右丞相別兒怯不花奏
經筵啓沃聖心裨益治道甚盛事也領知若兼之臣宜立石以記
其姓名擬翰林學士承旨臣有壬為記御史中丞臣朵爾直班為
書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之基斯道之明
其本於學乎賈誼謂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聖人亦資於教五帝
三王皆有師而求多文學古訓遜志時敏念終始典於學不獨殷
高宗為然古今帝王之至訓也漢之賢君祖德師經承師問道致

治之盛其有以哉若夫天祿石渠白虎華光與夫唐之弘文賢
名雖不同其討論墳典圖回治平皆經筵也我世皇徵用儒雅開
萬世太平之基薄漢唐而不居一本聖人之道垂裕後昆皇上以
天縱之聖留心經籍緝熙聖學治效之隆視中統至元無忝矣臣
有壬承乏經筵前後且十有五年每番直進說天顏怡悅首肯再
四經旨淵奧有契宸衷聖德日新宗社億萬年無彊之休此權輿
也講文附經為辭若古疏議而敷繹之繼以國語譯本覆誦於後
終講合二本上之萬幾之暇以資披閱焉夫官署題名昉自近代
百司且有之况國家崇儒重道講求太平之大者乎凡與是選莫
不以為榮遇而列其姓名者不特榮遇而已抑將勵其傾竭忠誠
以格天心勿使後之觀者指而議曰某但榮遇耳則斯石也不為
觀美文具矣

勅賜大司農司碑

語不云乎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有其地則有以庀其司鳩其人則
有以儆其功苟判渙無統遷於異物求業之精不可得也百工且
耳况崇位重秩而亮天工者乎大司農揔天下之農政其崇且重
視古有加焉釐務之司宜雄大華邃而因循卑陋不稱位秩時雍
坊故相伯顏之居實甲諸第堂皇突兀宛若公廨重階連棟楹比
鱗集傍可僚幕列可曹局帑庾固密可以儲金幣棲簿書槩以官
府所宜有者無一不具既歸之官雖力可請賜而土木勝人不敢
居也慨之齊民收其租入則虞烏合雜糝日就廢壞獨有闡為公
解是稱是宜乃至正六年閏十月二十五日大司農納哈木桑哥
失里大卿海峇兒圖刺帖木耳少卿密通謨餘麼司丞拜住王恪
經歷曲出帖木兒都事脫因奏凡地舍邸肆沒入者悉歸司農司

伯顏之居在其中議諸中書農司宜用為解制允其請遂遷而闢
治焉明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司農桑哥失里吳秉道大卿海峇兒
圖刺帖木兒少卿密通謨蘇麼司丞拜住經歷曲出帖木兒都事
脫因覆奏解既得請宜紀其故勅翰林學士承旨臣有壬文諸石
洪惟聖天子敦農務本責成其官因隆其居紀天休播後世宜也
然古人緩於頌而急於規故盤席几杖觴豆弓茅莫不有銘以示
戒也一器之微為戒若是則堂高數仞椽題數尺可不因其地以
勗其思居其肆以成其事哉帝王之治厚生而已唐虞大聖首重
命稷箕疇八政周詩生民七月皆王道之始也世祖皇帝稽古建
官特立農司雖品秩之隆殺分釐之內外時有不同其所以敦本
抑末責成實效則無以異也仁宗皇帝陞其秩從一品位之崇也
其望益隆秩之重也其任益大况一新其解百工有事矣亦究其

事之成與不成乎且農司之立七十七年其設置責任之意播種
植養之法網以總於內日以布於外者燦然畢陳密而無隙矣責
之也嚴行之也久其效宜何如哉今天下之民果尽殷富乎郡邑
果盡其職乎風紀果盡其察乎見之簿書者果盡如其說乎政猶
解也嗣而居者亦思所以責其實保其完舉其仆苴其漏乎方今
農司之政其槩有三耕藉田以供宗廟之粢盛治膳羞以佐尚方
之鼎釜教種植以厚天下之民生尊卑之勢不同理則一尔卑或
凋劫尊孰與奉厚之道其農政之先務乎昔韓愈氏取巧者王
承福之言操鑊入富貴之家有一至再至而為墟者以其屋之歸
於官也其要則曰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臣於是重有感焉昔
過其門莫敢仰視一旦為我所有而治事其中念彼之失我之得
也敬畏之心惕然而生矣則是解也非我龜鏡乎持是畏敬以治

其事則事無不成也於農政也何有

至正集卷第四十五

元翰林承旨集賢大學士文忠魯國公許有壬著

碑志三首

勅賜重修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碑

至正丁亥十一月庚戌日南至皇帝燕延春閣御史大夫臣納麟
等奏陝西行御史臺歲久屋弊既撤而新擬御史中丞臣有
壬文其故于石制可臣有壬承詔謹按其狀而筆其槩曰臺治位
今奉元城之良隅且五十年罅不即填橈不即易馴玩將不可支
歲辛巳都事樊執敬言行臺據雄鎮具瞻重威廢乃若此今不亟
修後費滋甚乃移文中臺再閱歲始報可於是市材秦隴得木山
積瓦甃百需靡不具集而尋引斧斤稽而不用乙酉冬十月中丞
韓嘉訥蒞止按視儲木暴露而衰朽已過半慨然率作俄復召入

累遷為御史中丞奉元無良梓人巧者以告中臺中丞為請諸尚
方擇精其藝者乘傳而往侍御史沙班李好文都事朱守諒輩得
以傷其功焉丙戌五月底工六月中丞篤思弼實治書侍御史老
老至九月正堂暨幕署告成且輟且作中丞趙得壽侍御史慶善
維之明年四月韓嘉訥復來為御史大夫八月侍御史沙刺班至
後先協恭迤邐就緒入冬而落焉堂扁至公仍其故也袤深五尋
有二尺廣九尋挾以翼舍麗以雨厦貫以修廊屬以圓堂東西曹
局各二十六間過廳前峙照磨所附其西位置秩秩察院若掌故
帑藏不易舊貫佗悉一新庖傳廡櫪各底堅好堂北伐土泉湧因
浚為池益以龍首渠水構亭其上池陰東西各為亭基城東北作
屋以備登覽前三其門引暎峻遠先是出入危巷狹隘迂折居民
直其衝者願輸為道倍值酬之闢為通衢如砥如矢是役臺官總

於上僚屬奉於下舉盡恪恭毫釐之費皆出臺儲以故工不知
勞民不知擾考室度功名雖曰修而實則初矣我世祖皇帝至元
戊辰建御史臺以清風俗以正百司而政之布報地之巡迓有不
齊焉丙子平宋明年立南行臺總十道以按三省雲南則提刑按
察司治之尋升行臺以按邊徼邊徼既寧相地之宜以大德丁酉
四月移治京兆是為陝西諸道御史臺按陝西甘肅四川雲南四
省總陝西河西南西蜀雲南四道廉訪司而節制於中臺焉關中東
之心生敬畏之心生茲用不犯矣此其小者爾若夫消姦邪於未
萌軋豪滑不敢喘氣使山川失險里巷不驚臺與地亦重矣哉
臣有壬考其歲月因有以觀政焉靡疲已久始有修葺之議又七
年始有成其不至傾圮幾希今也堅足以待歲月密足以抗風雨

崇足以警部屬為政之道豈外是哉建臺八十年来中外憲條無一不備玩而不舉亦猶是屋一有振興煥然截然故未墜也然臺有恒言謂之風憲亦有說乎風者天地之使也王者之聲教也故上行下效謂之風憲者法則也周禮懸法示人曰憲法則是風之與憲二而一一而二者也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風主於教憲主於法上之行下有不能效者則繼之以法未始專主於法也我正而後責人以正我廉而後責人以廉苟不是求一以枉後惠文從事待若東濕視若寇讐言不亦昧於風之為義乎故必先之以風而後之以憲二者不使偏廢則吾政之修與弊俱新且於其未弊而時葺之則弊與吾政其永無弊矣臣有壬為是說以荅明詔庶乎古人作器有銘之義也董治察案中更非一皆刻名碑陰以著其勞焉

勅賜興元閣碑

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培植煦育民物康阜始建宮闕因築梵宇基而未屋憲宗繼述歲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鳩工方殷六龍將蜀代工使能仰督絡繹力底于成閣五級高三百尺其下四面為屋各七間環列諸佛具如經旨至大辛亥仁皇御天間有弊損遣延慶使搠思監輦鏹葺之又三十二年為正至正壬午皇上念祖宗根本之地二聖築構之艱勅怯忭府同知今武備鄉卿普達失理暨嶺北行中書省右丞今宣政院使月魯帖木兒專督重修歷四年方致完美周塔塗金冕朗奪目閣中邊頂踵鉅細曲折若城平糝望靡不堅麗精至重三其門繚以周垣煥乎一新縣官出中統楮幣為緡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費視昔半而功則倍之丙戌十一月七日上御明仁殿中書

省臣奏閣修惟新不可不銘勅翰林學士承旨臣有壬文諸石臣有壬拜手稽首而言曰天地運用之妙臣無得而銘焉即其形迹近者言之風雷雨暘之散動潤暄發生萬物者皆自上而於下源泉陂澤之流通行泄灌溉大田者亦由高以及乎卑我國家興王之地俯瞰萬國大聖人首出庶物位乎天德引闕孳萌紐牙開闢而後蓄而未發之氣以資始品彙自上而施于下由高以及乎卑故澤之流若高屋之建瓴師之出如泰山之墜石功烈之成登三邁五漢而下莫我擬也定都和林造邦之基立矣太宗憲宗雖干戈間而以不嗜殺人為心間象教清淨覺皇慈仁之旨有契宸衷資其說以格蚩蚩之未格者非大示尊崇則無以為感觸之地而大聖人礪空四海撮土八埏囊括宇宙席卷河山之量寔兆朕於是焉臣有壬生長熙洽之世湖南名利固不歷觀閭閻北人讚閣

之大竊疑其夸質諸嘗行陝蜀江廣閩浙且仕嶺北之人信天下之閭無與為此也昔祇桓寺基八十頃一百二十院祇陀須達二人成之我國家富有四海視布地之金特錙銖耳則此閣締構之峻偉傑峙與雪山相高鷲嶺侔盛宜也閣始無名但以大閭寺著稱皇上賜名曰興元之閣蓋經之始之日實我元順天應人龍興之初名協乎實矣且和林自元昌路為轉運司為宣慰司又為嶺北行中書省丙辰迄今九十一年而列聖峻極之蹟雄都瑰異之觀無一人一言及紀述者一旦形諸玉音刻之堅珉遲速其亦有緣乎於乎休哉為大利益其不可量也夫銘曰

鴻蒙再闢世再初聖神立極卑黃虞建邦乃握天地樞俯拾萬國如墜枯磬磬赤子饑待舖后奚後我來其蘇天戈豈欲專天誅心以不殺人自孚願茲象教非虛無與我異世而同符以大智慧明

群愚開極樂國包寰區祇園方欲鳩其徒乘龍遽尔反鼎湖後聖繼作志不渝巍巍成此兜率居不究其規豈遠模龜天拔地高標孤中有屹立金浮屠諸佛環擁分四隅至大修廢走使車三十一年等須臾吾皇法祖恢聖謨坐令金碧新渠渠龐息覆憐均堪輿如閻容塔綽有餘中書有請帝曰俞汝臣有壬大其書不蹇不磷磐石如億萬斯歲綿皇圖

勅賜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南忠宣王神道碑銘并序

曹南忠宣王薨六十年若乃祖乃父豐功高烈墓道之石咸未有紀至元六年歲庚辰十二月己亥中書右丞相臣脫脫左丞相帖木爾普華等以聞勅中書叅知政事臣有壬為銘翰林學士承旨臣巖巖為書翰林學士臣玄篆其額臣有壬承命兢惕而竊又自

幸皇帝不以臣庸劣俾參台司而王之子臣脫歡寔平章政事世講義篤當悉其世家飭其未至以章跡來世矧威命有赫其敢以弱陋辭王諱阿剌罕蒙古扎剌兒氏祖諱撥徹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定父諱也柳干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桓毅祖妣塔拜妣滅列俱追封曹南王夫人忠定幼宿衛太祖皇帝服弓矢職割烹從征屢有功竟死於戰桓毅嗣宿衛事岳里吉太子從闕出忽都禿太子伐金遂侵宋以功陞萬戶尋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副大將察罕征討察罕沒遂代之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至廣陵戰沒王嗣職統其軍己未從世祖皇帝渡江破宋師隆興北山還上都賜黃金五十兩中統初詔將所部討阿藍斛兒渾都海追至河西有功二年從征阿里不哥賜金箠一文繒

九三年從宗王合必赤討李壇賊榼老僧口日夜搏戰走之奪其
鎗重進拔濟南賜金鞍文錦各一黃金如上都教四年春賜虎符
銀章至元四年有事襄陽走宋師安陽灘賜白金衣物五年大軍
圍襄樊分戍百丈山以倚宋師戰累捷十年拔襄樊十一年畧地
鄆復奪鄆州南門堡視地勢可達戰艦于江遣撒里蠻白大將自
沙蕪口入江取鄂州沂江陵復遵陸路畧地至鎮江十二年擢昭
毅大將軍仍蒙古軍馬上萬戶權行中書省事駐建康與右丞相
伯顏參政董文炳為三道水陸分進期集臨安王以右軍取道獨
松關破東垵訾至護牙山遇宋師手斬其將杜總管獲甲盾數百
入溧陽界復值宋師斬騎將二人禽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斬首
三千級進拔溧陽獲首虜七千戰章步橋斬其將吳奉使斬首三
千級進攻建平破之斬吳許兩總制拔廣德西安長興攻獨松關

禽谷總制至栢市擒其將張八斬首二千級進中奉大夫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十三年三軍會臨安宋亡九月徇浙東未下郡邑所
至納款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宋宗室秀王與擇于閩至福安
轉戰四十餘里殺其步帥觀察使李世達于陣俘與擇及其子弟
監軍趙由憎防禦使林德獲印章五器仗萬計安撫使王吉等皆
望風降偏師入興化禽宋相陳文龍招降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
千人江南平十二月以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十
四年入覲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仍宣慰使十六年進資德
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使如故十八年入覲賜玉帶弓矢進光祿大
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統師四十餘萬征日本次明州而薨
年四十有九是年十月吉日莖曹州濟陰縣郭村之原初贈協謀
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加進推誠

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宣配脫端濶濶倫忽都臺並封曹南王夫人子男二曰也速迭兒襲左手蒙古軍萬戶天歷初有擁護功遂叅預河南省三轉知樞密院出為河南省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入為集賢大學士進銀青光祿大夫薨曰脫歡起家同知蘄州路四轉為河南左丞由南臺侍御史再遷為西臺御史中丞母疾棄官歷江西湖廣江浙三省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拜南臺御史大夫改河南平章以母老辭至元六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在政府念母老而遠語及輒流涕南臺總十道按三省非重臣不可復拜御史大夫且便其養也女五人適管軍總管忽刺出貴赤衛副使八合謀蒙古軍千戶塔察而真定路總管哈刺孫蒙古右千萬元也而吉尼孫男女若干皇元以仁武取天下艱難肇造與共事者惟國

人尔而國中尤賴以濟者若扎刺兒氏則四傑之一焉王之乃祖乃父無征不從無戰不捷而所部之士威信素著如臂使指無不如志天下既一俾率其部而世其職雜居腹心之地以制四方世祖皇帝萬世之遠圖也王明而恕謀而有斷始襲其部士皆樂為之用提兵鼓行指期制勝其追叛河西攻堅歷下力戰襄樊略地郢復可謂雄偉之績矣若夫卷甲沙蕪而長江失天塹之險分節獨松而重関若無人之境卒使宋主面縛海隅風靡則無忝尔祖而世篤有加焉日本之役未至而薨厥後蹉跎貽悔識者謂使王在當不至若是也皇元屈群策以一區宇舊勞之臣耆艾熾昌者非一王暨祖考皆死於戰陣以致寧救乃身不享之昔賢謂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王壽不滿其德而二子佐列聖重熙之運皆致位崇極王

薨甲子一周矣賜銘墓道哀榮益新又立祠建康賜祭田千畝世
福蓋未艾也嗚呼崇德報功朝典縟矣歸美報上獨不在王子孫
乎臣有壬再拜稽首為之銘曰

於赫天造秉鉞四馳芟夷蕪梗以式九圍河翁嶽裔貴胄接武闢
如奮出奔走禦侮桓毅之子忠定之孫率我舊部勗我鋪敦帝命
南伐潰襄拔郢夷庚既塞我旅爰整嘽嘽匪車舟乃陸通投鞭斷
江率許而東三軍犄角分趣吳會遂起深陽肆我禡類角崩稽首
漿壺食簞廣德弗城獨松弗閔大會臨安組頸道左乾清坤夷四
方采賀蕞爾島夷乃敢不庭皇風播海長星墜營許許郭原鬱鬱
王北焯勤崇極申以廟貌既歷五紀盍文其碑亦惟天道遲速有
時假寵九原追功未墜聿聲其休永錫來裔

至正集卷第四十六

元翰林承旨集賢大學士文忠魯國公許有壬著

碑志四首

勅賜崇源寺碑

主選只幹尔朵皇后伯忽篤言夙侍武宗皇帝被恩務報而智力
靡它作崇源寺資薦冥福請記諸石以昭臣妾事主之誠中書省
以聞臣有壬承詔當筆即其狀筆之曰伯忽篤怯烈氏年十三入
宮武宗潛邸早受知遇及正九五賜內帑楮幣俾作梵宇以殘矢
言工欲庀而宮車脫駕矣事太皇太后益著恪恭英宗熟其賢命
立太祖皇后完顏氏幹尔朵三年徙居世祖皇后凡迭只幹尔朵
譯言帳殿也國制列聖賓天其帳不曠以后妃當次者世守之迭
只則又序於諸帳之上者焉其徙居於是也地位益榮賜賚日裕

惟被恩未報是懼爰念國家尊崇釋教嚴飭寺宇于以祐國苾民者殆徧天下女人知力有度越於是者乎初仁皇居東宮賜昌平縣史村田七百畝乃即賜田力事締構為報恩地地形與壇閤閩遂嚴正殿位佛後殿栖經翼舍其旁武宗神御冠其北而方丈拱于後殿西為雲堂東為香積周廊以居其徒帑庖湏靡不華備作於泰定甲子三年迄功俾崇孝僧恒照主治今恒滿繼之楮幣計緡三十餘萬不資於官不假於人勞費亦至矣臣有壬竊聞佛之教大弥六合細入無形顧臣固陋何足以知之而所知者則佛以報恩為第一義故佛幼書有報恩經首稱波羅門子孝養及須闍提割身肉以飼父母弘衍其說以極報恩之義厥有旨哉夫所謂報者不獨子之於父母也若臣之於君也妻妾之於夫也弟子之於師也凡人之於所遇也有所得則報之不以多寡計也吾儒

亦言受人一飯之恩而不忍忘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一飯之恩至微也而不忍忘之則其受人之大者可知已世有受大恩而恬不知報一旦有事乃身先避縮不啻路人亦獨何心哉况固藏嗇用女人之常雖知其卒無所用寧終其身以委付後之爭者而不肯捐一錢則盡捐所蓄以報既往之恩不賢能之乎斯石之紀使觀者有激其亦可裨於世教且使學徒不專於虛寂而凡致力於人事之實擴而充之佛之向上者可漸得矣臣有壬既紀其實又效其說為之偈曰

佛有大方便經典演微妙報恩弘至理布教及無量舍靈皆具性感觸隨所見彼姝者貴人泚秀著宮壺受恩雖錙銖欲以山嶽報况得山嶽恩我報宜何如永矢言旦旦幽明倏殊邈志堅事竟成傾篋力構築山林爛金碧奉祀極蠲潔冥冥既資祐且盡未來際

佛慈無所擇散福徧沙界皇祚綿無疆慧日光萬劫民物苟有願
佛悉從所欲凡我林林生學佛當念此為臣勿忘忠為子勿忘孝
人而忘忠孝雖在天地間是不與人等我願推此道普渡一切人
俱為忠孝者俱到大智岸

勅賜順聖寺碑

昔我武宗皇帝之在潛邸也今迭只幹耳朵皇后伯忽篤寔侍左
右既乃從大皇太后于覃懷武皇賓天仍事興聖宮慎畏自持性
強記詢往求故應答周悉聖母嘗言覃懷獲歸弘濟聖業非祖宗
在天之靈默佑曲護因有今日故力事崇構資福於佛為祖宗報
伯忽篤日聆聖訓而復厚沐撫視乃效聖母報祖宗者以報聖母
出奩蓄楮幣三十五萬貫有奇買地都城咸宜坊作順聖寺三門
夾峙大殿峙屹立後建重屋奉聖母神御西為十二楹連甍有閣

竊自以為侍祠之地東規如西而煞其後用度藏經雲堂香積秩
秩有位周廊連屬宏麗靜深際通衢為屋三十間取僦資以助恒
費經始至治壬戌之春款極工緻而監者不稱凡三撤易歷十年
而後有成焜煌灼爛照耀闐闐遇者聳觀買田千畝俾永有食擇
此邱尼管旗卜主之不紀其故恐後遂湮沒以告中書庶幾上聞
而有所屬也省臣敷奏詔臣有壬為文臣有壬詞臣也有命敢辭
臣聞佛之教宏大精微其要欲人同歸於善有不言而自信不化
而自行之妙焉其徒學者女人為比丘尼蓋百不一二佛以女人
多疑惑執者結業纏縛不能自出不使入佛法中而懺曇彌者卒
能奉行秘教宣說微妙所謂身無常身念念遷滅代謝不足財
眾緣所共無有真主其言亦淵矣乎伯忽篤之報聖母也懇誠追
慕老益不替亦善女人信奉敬佛法而知所先後者乎身命與旨

將究其極若夫舉所蓄而傾委不靳則已有得於財無真主之言矣昔聖母御興聖宮受二子十孫三帝極天下之養始終十五年中間受厚恩而極富貴者不知其幾人未聞有一人奮出知報者伯忽篤以女人泚柔之質而能若是蓋有關於風教宜有以紀之也皇上孝治天下事佛之宇列聖神御在焉聖母既有所矣伯忽篤復比締築非瀆也至誠展布隨地而見况及事親密從殉無地乃得一覩睟容與紫金之像白毫之光相為炳耀則孝敬之心油然而生佛之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者實寓乎其中矣既述其槩若是且頌之曰象教若海孰挹其深世玩其迹盍求其心匪今斯今罔有不欽其屋如星其徒如林山臺野邑知幾萬區曰茲都城鈞天帝居寶構突兀鬱乎相輝國帑海嶽消埃是靡踴踴有人毫積絲累至于千萬猶水壑委十年營度始盡厥美聖母在天監

觀有赫茲殫之力實母之錫陸海洶湧出此兗率東瞻徽儀殿閣咫尺眴蠶來臨神御有恤聖孫御天治隆孝敬泚媛有請天休丕應小臣載筆聖德是紀以彰孝治以電佛旨惟佛之旨神御祀祐我聖嗣承承繼繼子孫孫子與天地終始

勅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正六年七月丁丑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臣天爵言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貞馬祖常早擢高第歷踐要途始終五朝有文有政宜錫碑紀德庸示報功集賢院臣以聞制可命臣有壬為文臣立為書臣起嚴篆其額三人皆文貞公同年進士而有壬託知尤厚始以學士被命繼冒承旨皆知紀述其敢辭公字

伯庸世雍古部居靜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高祖也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恒州刺史廟賜褒忠子孫因官以馬為氏曾祖月合乃從世皇征宋留汴掌饋饗累官禮部尚書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僉樞密院事謚忠懿祖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父潤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追封梁郡公妣楊氏追封梁郡夫人梁公官浮光因家焉公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見燭歌燒屋解衣沃水滅之人嘆其異蜀儒張公頌講經儀真公未冠質以疑義數十張公奇之科舉詔下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蓋以國人冠也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仁皇久正宸極猶居東宮近侍利燕飲得售所請公抗言當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雖有懷姦利己乞官賞者

亦不敢出諸口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廟為皇太子請慎簡師傅下至臣僕亦宜精擇時大姦當國公首知其盜觀國史洎同列疏其十罪仁廟震怒罷之黨與之布列要地者皆論列黜之端人昔與抵牾而擯斥者請拔用之秦州山移公言山不動之物而今動焉豈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大臣皆家居待罪薦賢拔滯知無不言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為社稷署令罷禱事于泉南大姦復相左遷開平縣尹欲中傷之退居淳光大姦死除翰林待制秦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成均釋奠陳太子視學之禮內出禮幣命公助祭除禮部尚書祖母張夫人卒護喪歸起為右贊善復禮部尋辭歸天歷初再使召為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為讀卷官時號得入參議中書省

事叅定親郊典儀充讀祝冊官禮成資金幣拜治書侍御史錫犀帶及御書奎章閣記內庭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改徽政副使拜南臺中丞今上即位召議新政賚白金為兩二百楮幣為貫萬金織綺為端四改同知徽政院事拜御史中丞以公疾特免朝禮命光祿日給上尊知經筵進說必陳經史大義參以祖宗故實持憲務存大体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酷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山東憲以孔氏訟聞以事閑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司憲有以貪墨敗沒入其田廬請歸曲阜林廟從之拜樞密副使居無幾辭歸復南臺中丞遷西臺疾不赴積階自承事郎至資德大夫至元四年三月丙午薨于光州之第得年六十是年四月壬申葬州北平原鄉西樊里有司以聞有令贈謚配索氏封梁郡夫人子男二武子承務郎湖廣行省檢校官文子徵仕事郎秘書監著作郎孫男三

女二公言事剴功嘗建議國人暨諸部既誦周孔書當尊諸誨以厚彝倫兵家子驕脆有孤任使庶人挽強蹶張老死草野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韙之至於論刑則一本哀矜嘗言死罪遇赦且原減死流徒未蒙殊渥當驗情寓息內徙漢人滿百執弓矢獵者死不及百者流條格已有禁弓矢聚衆之條又復為此是錯綜網羅之誠恐愚民舉足蹈罪至論建德民妻之不首夫死者則當以必死其得用法之意乎國家涵濡百年譽髦斯士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為文精校務去陳言師先秦兩漢尤致力於詩凌轢古作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與修英廟實錄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畧若干卷至順間龍虎臺應制賦詩有玉食之賜嘗進擬藁為之嘆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文集若干卷臺檄刺之揚州郡庠仁皇始行

貢舉國人而下列為四色國人洎諸部為右榜試目視左榜差優
公雖右列左列及之者指未易屈焉且其為學初不為貢舉也以挺
特之資丁文明之會哀為舉首馴至達官威重足以鎮薄俗文章
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正風教設科得士不得不以延祐之初為
盛也不幸壽僅六十未究其用悲夫銘曰

元大一統六合同風南臺北萊苑生其中部族有儒文貞伊始文
貞之世翼翼廟祀後承聿修講學諸夏延畀至公大有無擻蕪然
異稟幼不事弄濡衣撲燎智劇碎甕益習以進益混以翰不溺不
流而登于岸先秦兩漢華咀實擷天籟冷厲石湍激冽天子有詔
乃興乃賓實三其魁一推國人甫試館職倏俄勇冠以尔柶鑿安
我考盤遐心浮雲束帛空谷春坊翊贊經筵啓沃皇格于天公司
其度俊造鑑衡風紀砥柱尾息異敷川委克溢云胡修途六十而

柅既易其名亦大其封于光之原賜碑崇崇賜碑崇崇於赫厥銘
同年之紀考信匪譏維尔部族文貞有躅叙倫敦典益介戩穀

勅賜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

追封渤海郡公吳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正七年八月癸酉皇帝御慈仁殿中書省臣奏江西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臣吳秉燾既封其親請刻銘以昭天休制可詔御史中
丞臣有壬為文臣有壬竊謂凡為人子孰不欲顯其親然祿不逮
養雖萬鍾五鼎有不易其風木無涯之戚者矣國家隆推封之典
無間存沒庶幾追其不可復者以慰人子之心所以嘉惠臣下篤
於古矣馳恩隱卒君之仁也立身顯親臣子之孝也仁孝胥盡猗
歟盛哉謹按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
軍渤海郡公諱良字良卿世家于燕大父諱榮父諱德信贈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渤海郡侯錢氏渤海郡夫人郡公
早以孝稱未嘗一日去親側禮部患疽齋沐禱于神日呪以愈兄
弟三人友愛尤篤兄貞監太寧路瑞州酒稅當輸納于府州扼山
瀕海溝港沮洳方六月暑雨迫官程不敢緩與弟用子秉衷偕行
道出西山間溪水卒至貞半涉為暴流所汨秉衷走援用繼之皆
溺死失屍所在訃至禮部哀摧幾斃甦復不食郡公仰天慟哭而
慰其父曰兄若弟姪之不幸命也兒必得骸骨而反於是徒跣求
之暑途淫潦不遠千里泝泐溪澗凡波流旋折沙磧隱起靡不刳
索號泣水際日益不懈物色衣履果得三尸歸至大庚戌十月
日卒于家壽五十有二配高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繼宋氏男一即
秉彝女二適崔昇高秀皆士族貞一女齒齷失父遂子之每曰吾
兄遭酷禍遺亂止此當擇壻以嫁後適董繼昇仕至江浙省叅知

政事封隴西郡夫人孫男一庸國子生孫女一適應奉翰林文字
劉佐平生樂施與宗姻朋舊有喪塋不能舉子女不嫁娶者悉助
成之卒之九年秉彝始起家為河間路興濟縣主簿累遷懿州知
州懿附治遼陽省割割阻梗秉彝居七年籍甚拜監察御史由兩
部京府出典兩郡廉一道入踐履宥密憲臺中書遂叅預行省距
郡公之卒三十有八年矣嗚呼吳氏之先其世有隱德乎何其後
之盛而報之侈也郡公發不自躬委祉後人其為善之效章矣秉
彝嘗守臣鄉郡郡人念紀其善于石未果而承詔銘其父碑夫豈
偶然者哉銘曰

吳為周宗實始太伯長沙在漢仍啟王國世遠族綿布護四方為
士為庶或隱或章有家于燕遯聽泝泝淵泉時出厥後以振亢宗
匪爵詒謀維義手足三人遽失其二哀哀猶子俱為湘纍翁將殞

絕兒忍子遺骸融不生猶愈暴棄矢言卒踐與匱偕至行修于家
仁施于里貴壽弗有以遺其子其子其承聲實非款跋跋賢勞席
不暇煖酌功孔渥渤海啟封匪恩之私維報之隆邦畿土良幽宮
是宅勗尔著存視此銘刻

至正集卷第四十七

元翰林承旨集賢大學士文忠魯國公許有壬著

碑志 三首

勅賜故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贈集
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真定侯蘇公神道碑

銘并序

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志道既卒之十七
年為至元二年丙子歲制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
封真定侯明年正月丁未制詔臣有壬銘其碑陝西諸道行御史
臺中丞臣祖常為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臣起巖篆其額
從臺臣請也蓋志道子天爵為御史臺都事臺臣熟其賢覈其父
之實而臣有壬待罪中書天爵石司都事是亦熟其子而知其父

者皇帝孝治天下臺臣職風教勵子臣是有繫焉臣有壬其敢以
蕪陋辭乃本其狀而筆之曰公字子寧真定人曾大父元老金七
不應徵辟年九十卒妣孫氏大父誠善治生妣畢氏父榮祖累贈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真定郡伯妣吳氏追封真定郡君
公年十四居禮部喪廬墓側又奉母十年事葬以禮平陽姚天福
守真定舉府吏方早從決獄而雨辨盜馬成獄之寃辟河東憲吏
人為察吏行和林揚州良家子訴直賣三易主御史逆詐斥去公
曰詐自抵罪訊之果實民而復其里轉戶部令史浙西豪民以佛
為標榜相煽為姦眾至數萬號白雲宗握印章以總其屬公私病
之詔禮部侍郎高昉治其獄以公從京師五往返始竣事沒貲產
鉅萬歸良家子女出註誤數百人擢掾樞密選籍積滯悉舉而行
從樞密臣行邊歸掾中書尚書省立勢輒中書掾爭趨之公獨安

焉尚書省尋罷乃釐其濫銓起家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陳便益
正愆繆黜姦賊吏覈濫出金穀若干六曹吏為悚畏御史咸薦才
宜風紀有厄者或勸一往曰謁得御史尚何以御史為哉改刑部
主事剛格條格便比傳盜有蔓及無辜王者欲盡逮力止之盜內
府金獄未具時相亟欲殺之公曰獄未具殺之尚書省所以敗也
時相怒會樞密院奏為斷事官經歷而解軍士護視金銀器又遣
他往比還失之將論以盜公曰此失耳俾償而免閔中之警和林
失守和林百年來生殖殷富埒內地至是並塞之民奔潰四去天
復大雪至丈餘畜僵死且盡人並走和林乞食時倉儲僅五萬石
米八十萬錢強者相食弱者相枕籍死優秩除吏率難其行公毅
然請往擢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既至愀然曰天下之事復有急
於賑饑者乎白其長發廩賑之人大者三斗小六之一又贖省官

為文請於朝曰和林根本之地今倉儲無幾餓莩山積賑饑人則失軍餉專軍餉則坐視餓死事不兩立揆其緩急已便益賑之開平沙靜差近請高估募民致粟次募四方以先後至為差厚酌其直民必爭赴而邊儲可實朝廷從之制致粟和林者以三月至石與五十萬錢四月至減十之一五月至又減其一至即給直於是民果爭赴而邊儲之實如舊為考覈法使繼者不能為姦諸王汎索持法一不與王怒使人譙公對曰府藏軍興也有司守之非軍事誠不敢與皇子安王以衣褒之吳王予名馬受而歸其直時酒禁多犯朝議謂法輕使然更奏論死令下三日得趙仲良等五人酒有司論以死公曰酒豈三日可成犯在令前當用前法設當坐亦宜復讞奏報乃決豈得擅裁上具事法司議當用前法五人得不死即孔子廟廷士講經史率僚屬往聽夜分乃休廟故丞相順

德忠獻王建未就而薨捐俸成之邊民列公政績上之御史而同列多異遂辭歸至京師卒年甫六十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也三月乙酉葬真定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莹配劉氏累封真定郡夫人後四月卒子男五人其四天一天爵也國子員釋褐蘄州判官歷館閣至右司遷刑部郎中遂佐臺幕今禮部侍郎今禮部侍郎官太中大夫女三人孫男一人昌文女一人幼公為吏二十載始得官官四轉皆佐幕而見諸事業若此是知士之生世官不貴大而貴其行事不務多而務其急故下僚有浮於上官而一事有勝於百十者君子之觀仁必於其大者焉公自弱冠諸父析財不能止獨薄田遺書其仕也不肯私謁以求為御史至於和林之贊荒政則茂績也嘗觀古人列傳或載一事或一二事足以見其人大節况著見若是者乎蘇氏之先自行唐而樂城樂城而真定閱之者

翁故發之者闕導之者遠故流之者長至公啟矣而猶未暢又一傳得天爵階三品始疏侯封而馳及大父焉天爵仕日崇疏封未已也古之人臣服寵嘉而銘器物者不惟章君之賜示不敢忘也天爵思其親恩至渥矣而又賜銘墓碑紀休永久其不敢忘而移孝為忠者其益勗哉銘曰

猗嗟子寧父孰究其諍片言折獄若不能語勁氣拔距若弗克舉不鄙郡吏從讞則雨恢恢游刃匪越其俎姦人借佛盞我士女禮部擇人于殖于去金山稱海百萬其旅不資贊畫曷張我武崗崑火炎委局趨附曾不逾時我奪我予廷尉持平文治敢舞天子有法相國何怒伊誰教言私謁進取夫將千金得未一羽瞻茲和林寔我天府百年生殖駝馬布野天胡怒之長驅貔虎蹂我旄倪蕩我牧園天雪縷縷饑食無所流民如水積骸如堵拜郎給傳往佐

其撫藩臣孔賢有善斯取總總黃馘僵卧待哺有如赤子遽得父母駝牛輓輪奔走高估庾廩充溢國本以固方期用世一夕今古公則不死有子仕撫天子有詔刻石表墓於永其垂新城之下

勅賜故光祿大夫大司徒釋源宗主洪公碑銘

至正七年八月戊寅皇帝御慈仁殿集賢大學士臣五十四言故光祿大夫大司徒沙門法洪逮事累朝其德業有足稱者願刻石以示永久有旨命御史中丞臣有壬製文且為書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篆其額臣有壬於洪公非有支許之分而其為學又異宜不足以知之者然天子有命其敢辭謹按其事狀擇而書之公姓劉氏隴西鞏昌成州人生有異稟九歲入鄉校日受書彙千言輒成誦不忘年十二窺釋氏內外典有契遂辭親禮州之興化寺武功總攝而祝髮焉又八年從金仙律師受具戒乃發足游方謁少

林法主叅決心要即廓然自得時真覺國師松堂公居大白馬寺公往依之松堂沙門上輩負海內之望與語大見器異留侍左右為之發揚宗旨周密微妙遂能窮極法源卒嗣其業承記傳衣之日靈鶴翔其庭松堂喜曰是必能大吾教矣大德中總統司馬為請為釋源白馬寺長講號大德法主武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特命任持秦州大聖壽寺至大改元復命即秦州開演長講勅有司月給衣糧焉仁宗皇帝臨御之明年宣政臣奏旨起公任持白馬寺未幾賜號釋源宗主驛召至京師沙羅迦八哈失首見推重請主西山龍泉寺尋奉勅翻譯菩薩行撰大元帝師八思八文廟碑文成奏御嘉賚甚厚遂詔公任持新建大永福寺涖事之日三宮賜金白中宮複製紅衣衣以衣之英宗皇帝時居東宮已虛佇信嚮數嘗引見既即位即授公榮祿大夫司徒己而進階光祿加大

司徒刻銀為印食一品祿承制總選名僧校讐三藏書領江淮宮講凡三十所於是貴幸莫比矣會壽安山大昭孝寺成詔以公主之大都弘正棲禪上都弘正等寺皆隸焉大昭孝寺者英宗之為太子嘗至其處喜其山水明秀左右或言此山本梵刹也後為道士有耳目矚屬意焉至是以鈔二萬定賜道士使別營構因觀基煉石鑿大起佛宇功德無量欲資以慰薦祖宗在天之靈旨意甚銳惟公具大善知識願力堅固簡在宸衷其膺是選亦可謂非常之遇矣於是車駕臨幸置酒流杯池上丞相東平王及公侍天顏甚擇願左右若曰朕有賢相又得此奇人至可樂也因手簪花其帽諭所以畀付之意故事官寺方丈每歲望幸王者不敢特勅大臣設宴命公入處以寵異之他日丞相就公問所以為治之道公舉儒者經權之論以對丞相喜曰吾今乃知公有濟世才非徒空

言而已泰定初或謀動搖壽安者微公慧力足以攝之則將不得免焉至正二年今上皇帝御龍舟游幸玉泉諸山至壽安以公先朝耆舊特優禮之初天歷中嘗賜鈔三百萬定以其二買田飯僧以其一視規息為國家修建佛事其後官府稍見侵奪至是丞相脫脫公以公故奏請復之比車駕還宮遣使賜上尊為公壽其被遇累朝光顯如此四年春三月六日卒壽七十三為僧凡六十有一年大臣以聞天子憫悼勅有司致賻備儀衛祖送如禮既闋維門人三分其骨瘞壽安白馬及陝西之教興寺而建塔焉公度弟子十餘人得其道者曰允中為昭孝法主與公同日沒嗣法者以百數曰德政主白馬曰道傳曰慧潤主永福壽安則有所謂傑然者也公為人執行嚴峻識度開朗其於禪乘律義既究極無疑而於孔老百氏之書又能鉤引貫穿從橫出入乎其間故其平生論

議多涉獵經史娓娓可觀有雲麓集十卷行于世云臣聞西方之教以空洞為實以有為為妄儒家謂其有体而無用異於聖賢之道也惟大司徒始能以真如三昧啟迪其徒空術既顯及其樹大法幢鳴大法鼓又能以才器文辨見知聖代恩教優渥雖宋慧林唐不空被遇之盛未有能過之者殆所謂為而未始有為無為而無所不為者歟故觀所與東平問答又皆平易精實体用兼備其有得於聖賢之學者未可以浮屠之說器之也謹序而銘之其辭曰

出世之士一切不作流於空愚無有知覺用世之士一切有為流於功利靡所底歸爰有大智見道立卓非律非禪無適無莫白業之積始自秦中雷音振揚達乎九重毳衣來朝當宁前席王后君公膜拜接舄爵以上卿為帝外臣陰翊乾運密贊皇仁動言事

為有典有則著為文章載在金石壽安之山龍宮翼嚴入天畢來
四聖具瞻樹立門庭廣大堅固孰為為之以我佛故功名富貴文
字語言何有於我得魚忘筌化緣既周委席而去生也則榮沒有
餘譽沒有餘譽天子念之臬臣屬辭以永其詒

有元扎剌尔氏三世功臣碑銘并序

昭武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察罕帖穆尔言太祖聖武
皇帝之肇闢天地也先臣火火察率所部為前驅四征不庭與有
駿功寔察罕帖穆尔之始祖也勦金之役高祖朔魯罕大戰野狐
嶺流矢中額卒賜錦綺萬馬四百匹曾大父忒木解嗣將世部征
杭里執訊取大珠以獻平昔夏推首功太宗皇帝命行都行省事
總兀魯等五部族將平金賜食邑二千戶憲宗征蜀日扈帳殿出
戰必捷并晉懷洛之民懷不殺恩皆立祠以祀而大父奧魯赤受

知世皇既襲世官又總四萬戶戰襄樊攻沙洋下邳復破陽羅渡
江圍鄂招降其守從大兵鼓行下沿江江東浙西諸郡獨松關脩
嚴而守固陰設伏陽樹幟山上單騎突前伏發守兵驚潰追奔百
餘里俘馘無算既入杭分下浙閩諸郡之未下者追迫二偽孽沒
于海宣慰湖北山南二道拜叅預左右丞平章政事行省江浙湖
廣江西兩行樞密院湖北新民危疑逃匿山澤約束勞來俄皆復
業軍士俘獲生口多逃歸有司括男女千餘人欲隸之官謂同僚
曰新民幸依其父母隸之官是重被兵也藉而復宋版之舊平劇
盜周龍張虎湖南始寧佐征交趾賊惧避區區乃梗我歸路轉戰
全師而出驛召面籌者三慰勞溫至錫賚優渥復平章政事行省
江西薨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追
封鄭國公謚忠宣上命大父之征交趾也即命先人脫完普華襲

世官從征乃顏有功以行省左丞行世官都萬戶事仁皇淵潛輩
懷擁護有力拜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進左丞相薨贈銀青榮祿大
夫上柱國湖廣行省左丞相追封鄭國公謚宣簡若兄普谷刺吉
則又攻文事以佐其武精騎射而濟以勇右丞兩省咸以能稱鎮
虎北口單騎破敵號着拔突賜有金帶二行樞密院以暹中夏之
震驚發私廩以賑兵後人民之野無食者院革仍都萬戶邏紫
荆關薨于行察罕帖穆兒襲兄職不勝是惧敢妄徵請以勤有司
第念一門六葉服勞王家若曾大父而上當天造之初官制簡古
若帥若行省各正天功惟是大父丁世皇混一之會父若兄仕列
聖熙洽之朝雖存沒爵贈已極隆赫而所謂功臣之號尚稽寵錫
敢援故事以請下有司議曰宜乃集禮曹集賢翰林太常擬贈忠
宣推忠開武協運佐治功臣宣簡守忠翊正濟美演德功封謚皆

如故右丞保忠經武致德宣惠功臣江西行省右丞上護軍追封
夷山郡公謚榮襄制可後至元庚辰命下至正丙戌九月昭武扈
從歸過安陽驗有壬曰伊水之東先塋在焉世勳已銘矣今也加
號三世而銘未有託君賜不章且無以最後敢以屬子有壬惟周
禮司勳其等有六皆銘于太常祭於大蒸而六等之列戰功曰多
昭武之三世是已銘太常祭大蒸在不靳况所謂號乎古者諸侯
薨天子論行以賜謚謚以尊名古之制也功臣之號李唐昉有奉
天定難之稱趙宋因之始加四字或六字有至十餘字二十字者
皆施之於生以為結銜雖制非隆古而勸忠勵節有取焉我元儀
禮制度尤不輕畀至治著令立朝有大節功勳在王室者許加焉
皆賜之於沒以冠易名天歷初二貴臣始有生加而又有賜大
小金符刻其字於上朝會大宴則佩之蓋異數也惟札刺尔氏大

賢世出殊勲碩畫與國基命蓋國之世臣也且世臣孟子所重而公羊譏之何哉譏其以世不以賢也苟得賢如扎刺尔氏諸孫尚何譏乎斥恩茂典不例恒品且當畀之况見之著令者乎昭武之三世加號禮亦宜哉昔有河山白馬之誓盟未寒侯者百四十三人已無子遺而我之功臣尊崇付託始終不替沂其源而導其流溉其根而遂其實相與保富貴於無窮有壬於是見我元崇德報功天覆地載之德軼炎劉而匹隆古矣雖席勲業之舊著闕閱之英者亦不可恃天地之德而不自為悠久之念也夫為人孫若子弟孝敬而已移而為忠臣道斯盡孝敬本立則世臣者雖百世可引也昭武於祖若父兄既克顯之孝敬備矣後昭武者其聿修無忝銘曰

國重世臣其重以賢沂而高曾公而曾玄族有逖迤貴曹則一攀鱗翕從橫戈四出瀚海之西昧谷之東靡遠弗至靡戰弗從繼體總戎挺額受矢罔俾萬春專美唐史倬被前烈克承以似民死而生有嚴廟祀桓桓忠宣造攻樊襄四萬其師虎節龍章長江滔滔一葦可杭遇無完壁迎有簞食斬關獨松追播海涘新民安堵全師飲至宣簡襲部鳧藻允諧平叛遼東捧日覃懷惟喬有梓惟寔邦之楨塞垣推敵突騎衡行疏郡夷山錫嘉發榮榮衰有弟忠宣有孫我先不顯昌裕後昆名非眩實予以勸忠三世沛澤八字表功伊水悠悠象彼世澤伊闕如礪我功不泐

740

